



给AI征名， 语言学家怎么看？

——外来科技语汉化的经验与规范

本报记者 陈静文

3月，人民网发起“给AI取个好名字”全民征集活动，你参与了吗？话题全网阅读量突破2.4亿，网友提交有效创意名称超10万个：智脑、灵机、芯力、慧矩、模元……

AI，全称Artificial Intelligence，学术译名为“人工智能”。在日常口语、媒体报道和公共话语中，英文缩写和学术中文名同时被广泛使用，双轨并行。然而，作为英文缩写的AI未经汉语本土化转译，缺乏语义支撑与文化归属感；而中文全称“人工智能”音节偏长，语感上亲和力不足，二者在使用中各有局限。因此有专家提出，AI亟需一个响当当的中文名，要规范、简洁，兼具专业性与传播力。

几乎同一时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推荐“词元”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名词Token的中文名。热点叠叠背后，一场关于技术命名、语言规范与文化表达的讨论走进公众视野。

外来科技语如何汉化？怎样起一个好译名？字母词的高频使用会否冲击汉语表达体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和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韩林涛。

从“电脑”“手机”反观“AI”

好名字之于新技术，绝非可有可无。回望汉语接纳现代科技的历程，很多经典译名早已成为日常用语。

机器人(robot)若被直接音译为“罗伯特”，老人和孩子好理解吗？倘若没有“手机”这个名字，我们难道要把“手持式移动电话机”天天挂在嘴边？“手”说明它是握在掌心的东西，“机”给出品类归属，两个音节一听即明、过耳不忘。再说“电脑”一词，其学名本是“电子计算机”。当一个“电”字点明能源和技术属性，借用人体的“脑”字直接勾连认知隐喻——它会运算、会记忆，普通人一听就懂，而且带着一种亲切感，仿佛机器已经是人身体的延伸。

反观“人工智能”和“AI”，这两个名字在规范化和亲和力上都存在明显差距。

韩林涛指出，“人工智能”有4个音节，在口语高频使用中显得冗赘。且由于其是“人工”“智能”两个偏正结构的组合，截取“人智”“工智”等都无法独立表达完整语义。出于经济性表达本能，“AI”这一拉丁字母缩略词被高频使用，但它不携带任何汉语语素信息，在不懂英语的人看来只是两个无意义符号，既无法望文生义，更无法从中获得文化归属感。长此以往，还可能影响汉语书写系统的完整性，甚至潜移默化地消解汉语在科技话语中的地位。

除了音节偏多的问题，“人工智能”中没有一个字能像“电脑”的“脑”那样，把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经验，隐喻语素的缺失，直接导致技术感知性差。更细致地看，“人工”一词在部分语境下带有“人为制造、不如天然”的贬义暗示，与公众对这项技术“超越人类”的想象并不契合。

由此观之，为AI起一个好名字十分必要。

“缺名”症结从何而来？韩林涛指出，根源在于命名时机与传播生态严重错位。“电脑”“手机”这两个名字都诞生在产品进入大众市场的关键节点，命名与普及同步完成。而“人工智能”这一中译学名，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却长期没有理想的简称。等到2022年底大模型爆发、AI彻底大众化时，公众早已习惯更简短的“AI”，最佳命名窗口就此错过。

今年3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公告，推荐“词元”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名词Token的中文名，并面向全社会发布试用。韩林涛评价，“词元”二字翻译精到：“词”锚定语言处理核心，“元”点明最小单元，表意清晰、学理严谨，堪称科技语汉化的优秀范本。但即便如此，这个规范译名依然有些姗姗来迟。此前，“代币”“令牌”“标记”等多种译法已在行业内混用多年，抬高了理解与沟通成本。

两个案例指向同一个问题根源：术语审定存在结构性滞后。技术概念以周、月为速度传播，而规范命名却以年为周期推进。一旦非规范用法抢先扎根大众心智，后续官方译名的推广成本也会变得极高。对此，专家表示，当下科技语汉化的核心，早已不是“该不该做”，而是如何让命名机制提速、前置，真正跟上技术发展的节奏。

一个能比肩“电脑”“手机”“机器人”的AI中文名，究竟该长什么样？

韩林涛结合语言学与传播规律，给出了清晰的判断标准：第一，音节经济，最好是双音节，符合汉语口语节奏。第二，语义透明，让人一听就能猜出大致含义，因此最好选用已经在科技语境中有稳定联想的字，如“电”“机”“智”“脑”“芯”等。第三，隐喻恰当，可用“脑”等大众熟悉的认知概念解释陌生技术。第四，读音顺口，好记好记，否则传播力会大打折扣。第五，具备派生能力，能拓展出词组，比如“电脑”可以派生出“电脑房”“电脑盲”“超级电脑”“量子电脑”“电脑病毒”等大量下位词和关联词，好的AI中文名也应当能够自然地派生出“××+助手”“××+模型”“××+时代”等常见组合。第六，文化寓意积极，避免谐音歧义或文化禁忌。如果能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智慧”“灵性”“巧思”的审美意象，就更容易在情感层面获得认同。

兼顾这6条标准并非易事，这既是好名字的稀缺之处，也是全民征名的价值所在。韩林涛将网友贡献的高票AI译名分为3类，逐一评析。

第一类以“智脑”“智算”为代表，优点是易懂易记，技术色彩突出，派生能力强。但“智脑”的语义射程偏窄，“脑”字隐喻偏向“计算、思考”，未必能覆盖多模态大模型具有的感知、创作、对话、具身行动等多维能力；“智算”日常亲和力稍弱。

第二类以“灵犀”“灵机”为代表，侧重文化韵味与情感温度。“灵犀”出自李商隐的诗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暗示人机之间心意相通，文化美感强，但技术指向不够明确，在“望文知义”这个标准上有短板；“灵机”兼顾灵活智能与机器属性，又暗合“灵机一动”，具备拟人特质，但带有一点“小聪明”的意味，可能难以承载硬核科技叙事。

第三类以“芯智”“芯力”为代表，突出芯片这一硬件基础，科技感鲜明。然而，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算法和数据驱动的智能能力，而非硬件载体芯片本身。用“芯”来命名AI，在语义上有“以载体代本体”的偏差，犹如用“晶体管”来命名电脑，逻辑上不够周延。

综合来看，“智脑”和“灵机”在综合可用性上居于前列，最接近“电脑”等经典译名的成功范式。“当然，最终被选用的名字很可能不在上述清单里——全民征名的魅力就在于此。”韩林涛说，“这场活动成功地把语言规范问题变成了公共话题，既唤醒了全社会的语言自觉，又汇集了最广泛的语感与创造力，为后续定名和推广创造了良好条件。”

除了词元(Token)和悬而未决的AI中文名，近年来，还有一大批科技外来词已经实现成熟汉化，形成了可借鉴的经验。

元宇宙(Metaverse)采用语素对译加意译，宏大贴切；区块链(Blockchain)采用语素对译加直译，专业精准；比特币(Bitcoin)是音意兼译的经典案例，“比特”对应“bit”，既是音译又承载了“数字信息最小单位”的技术含义，自然巧妙；智能体(Agent)为功能意译，将英文中词意泛化的Agent(代理人、经纪人、动因)一词限定在技术应用领域内，避免歧义。

专家分析，这些译名均以“修饰语+中心语”的偏正结构为主，用“品类锚”字眼(如“币”“链”“体”“宇宙”)明确范畴标识，音节控制在2—4个。选用翻译策略时，要综合考虑原词语素可析度、概念抽象程度、汉语现有语素资源以及公共传播使用频率等因素。

面对层出不穷的外来科技语，韩林涛建议简化工作“早介入、快迭代、广参与、设弹性”，在概念流行前由权威科学家和翻译家协同研究推出暂行译名，根据使用情况动态调整，吸纳公众意见参与，不搞“一刀切”的僵化标准。在学界，计算语言学和术语学也有必要加强协作。借助大数据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自动监测新术语的出现速度、不同译法的使用频率和传播路径，为术语审定决策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眼下，除了AI，还有APP、Wi-Fi等字母词随处可见，GDP、CPI、PPI等经济术语也长期以字母形式流通。韩林涛表示，字母词广泛流行，是使用惯性、专业精度需求和中文名缺口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排斥外来语”，而是“汉语是否在持续提升自身消化外来概念的能力”。只要这种消化能力还在，字母词就只是过渡性的存在；如果这种能力萎缩了，字母词才会变成永久性的“刺”。

“积极地看，历史上，汉语多次吸收外来词，都成功完成内化，具有很强韧性。”韩林涛说，比如在佛经汉译过程中形成或定型的“世界”“刹那”“因果”“觉悟”，经历近代日源新词回流的“社会”“经济”“哲学”“科学”等，都已内化为汉语自身肌体的一部分。

保持汉语消化外来语的能力，需制度保障与社会参与双管齐下。

韩林涛指出，制度层面要完善术语审定机制，对不同外来词分级分类：大众高频使用的重要概念优先汉化，专业术语适度宽松；公文、教材、新闻等正式文本优先用中文；暂无合适译名时承认暂时空缺，通过全民征名等方式积极探索。

社会层面则需要翻译者、科技传播者以及公众共同努力，提升语言自觉、发挥语言创造力。这正是此次AI全民征名的深远意义——激发全社会对汉语命名能力的信心与参与热情。

语言在使用中生长，名字在约定中流传。当AI有了地道、响亮又有温度的中文名，科学与文化、技术与人心便真正走到了一起。

美国青少年海南行： 汉字「友」 就像交握的手

在海口山高高级实验中学的校园里，来自美国加州马德雷中学的七年级学生叶诗文手执毛笔，在宣纸上写下“友谊”二字。“我喜欢这个‘友’字，它看起来像两只手握在一起。”她说。

这一幕，发生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第三届中美(海南)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中。当日，来自美国洛杉矶帕萨迪纳学区的65名师生及家长走进海南校园，与中国学生一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从书法到椰雕，从青花瓷绘制到扎染，每个体验展台前都围满了跃跃欲试的美国青少年。16岁的凯恩·哈诺在海南学生帮助下完成了一个椰雕冰箱贴制作，他说，“这样的体验太新鲜了”。

文化的交汇，不止于手艺之间，更深入课堂之中。七年级的语文课上，两国学生一同诵读简单诗词；八年级的历史课上，他们互相分享各自的文化小故事。

校园广场上，黎族特色的竹竿舞节奏明快，起初拘谨的美国学生在中国伙伴邀请下纷纷加入，手拉手跳跃，笑声与节拍交织在一起。

“虽然我在美国学了9年中文，也看过很多中国影视剧，但真正站在这里，感觉完全不一样。”马德雷中学八年级学生侯曼琳用流利的中文与记者攀谈起来，“中文不只是课本上的字，而是真正能交朋友、理解彼此文化的桥梁。”

据带队老师刘静爽介绍，参访团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仅5岁，最大的24岁。“不少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大多数是第一次来中国，这次终于把书本上的文字，变成了眼前真实的体验。”

在海南的4天里，这群美国青少年不仅走进校园，还参观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夜游海口湾，赴万宁日月湾体验冲浪，并走进夜市完成中文购物挑战。

离别时分，中美学生互相留下联系方式，约定保持联系。侯曼琳表示，期待未来能到中国上大学，并在这里实现个人发展。

接下来，美国青少年还将赴浙江杭州、北京参访。刘静爽认为，中美学生面对面交流，建立的理解与信任，比任何书本或网络信息都更加真实、深刻，“这不是一次短暂的访问，而是一个开始”。

(据中新社海口电 记者张茜翼)



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举办的“国际中文日”活动中，一名来自当地学校的学生书写汉字“熊猫”。

大熊猫元素点亮澳大利亚「国际中文日」

2026年“国际中文日”活动——“熊猫馆中华文化体验”近日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举行。来自当地学校的近百名师生、中文推广志愿者及社区代表齐聚一堂，通过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感受中华语言与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次活动由澳中文化交流促进会等机构联合主办，以大熊猫为纽带，搭建起中澳文化交流的平台。活动围绕“语言连接世界、文化促进理解”的主题，通过沉浸式体验，激发青少年学习中文的兴趣。熊猫饲养员现场介绍了大熊猫“星秋”和“怡兰”的生活习性以及生存环境。在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围绕大熊猫的饮食、外形特征及繁育等问题踊跃提问，现场气氛活跃。

中国驻阿德莱德总领事李东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中文，拓宽视野、增进友谊，让未来更加丰富多彩。他说，大熊猫不仅是中国的“国宝”，更是中澳友谊的使者。

阿德莱德动物园位于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市。园长查德·克里特表示，大熊猫“星秋”和“怡兰”于2024年落户阿德莱德，是澳中合作与信任的重要象征。他说，大熊猫保护是全球生态保护的成功案例，动物园不仅是保护物种的重要场所，也是促进公众了解自然、增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中文爱好者谷思达讲述了自己学习中文、赴华交流的经历，分享跨文化交往带来的收获与思考。来自沃尔福德圣公会女子学校的师生也分享了对中国文化和动物保护的认识。

据介绍，当天活动还设置了“中华寻宝”、书写汉字“熊猫”、中国画体验以及古筝、太极展示等内容，让参与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近距离接触中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据新华社堪培拉电 记者王佳琳、吕薇)



活动中，来自当地学校的学生体验古筝弹奏。
本文配图由新华社发(澳中文化交流促进会供图)